

我的老師

要說我遇到過最偉大的人是誰，我的答案不是什麼高偉的名人，而是一所鄉村中學的老師——我的老師。

我從小就住在偏僻的鄉村中，方圓百里也就只有這一所中學，校舍只是簡陋的紅磚房，桌椅搖搖晃晃，似乎下一秒就會散掉，可就是在這破舊的環境我幸會了施老師。

施女士是我當時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，她身高不高，在人群中甚至看不見人影，若要形容她「齒如瓠犀，螭首蛾眉」倒再合適不過，牙齒潔白，笑起來的嘴角彎彎總給人一種慈祥感。

施女士總愛給學生們說教，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她教荀子的《勸學》時，「鍥而不捨，金石可鏤」是她那時說教中的中心思想，她的說教總跟那時的課綱有關，就算不懂一時課文，但聽她說了成千上百次也總會懂，我的中文也在她的教授下得到了提升。

但真讓我看見她偉大的是初三那年的事。

我有一個女同學叫小娟，幾天沒來上課，施老師擔心得親自上門拜訪，才知道小娟家裏重男輕女，父母收了三萬塊就打算把她嫁出去，施老師被氣得滿面通紅，帶著一袋子錢去把小娟從她父母手中贖了回來，那筆錢是施女士大半輩子的積蓄。

到後來我再在教室裡看到小娟，是在中文課上，施老師熱烈將她迎進來，稱小娟作「新同學」，喻意着她脫離了強迫她嫁人的家，迎來了新生。

施老師近乎一輩子從未離開過山村學校，她的能力很高，放到大城市裡也不遜色半分，但卻始終奔復於鄉村中。畢業那年我問過她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出城市發展，她是這樣回答我的：「雪中送炭，比錦上添花好，城市中並不缺我這樣一個小角色，可這山裏的孩子們可能往往只缺少一個契機便能成功，而老師的職責就是扮演這樣一個契機。」

我不明白這句話，直到大學的我在讀《聖經》時看到：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若將老師比作麥子學生比作長出的子粒，道理便明確了。施老師一生落在偏遠的農村，只為那些麥子能長成，學生能離開農村，有更好的明天，她操勞一生教授他人，我想這也許便是老師的一生。